

〔台湾〕

卧龙生

武侠系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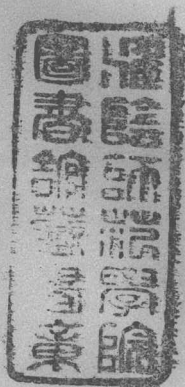
鏢

旗

中



標



旗



494705

中

## 二十七、刀势莫测

青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很简单，关总镖头如肯交出牧羊图，我等立刻撤走。”

关中岳道：“和我想的一样，阁下果然是为那牧羊图而来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事情既已说明，而且又早已在你关总镖头的预料之中，应该如何？想阁下早有决定了？”

关中岳笑一笑，道：“关某想先说明一件事，那牧羊图在我关某这里，而且就在我的身上，诸位，如何能取到，那就要一点本领了。”

青衣人淡然一笑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

关中岳道：“阁下可有些不信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江湖上有一句俗语说，耳闻不如眼见。”

关中岳探手入怀，取出了牧羊图，用手扬一扬，道：“朋友，你见过牧羊图么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没有见过。”

关中岳道：“在下手中拿的就是。”

举手晃了一晃，又放入怀中。

青衣人冷冷说：“关总镖头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突然一抬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劈向关中岳的前胸。

关中岳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来的好快。”

形势迫人，关中岳已然来不及拔出背上的金刀拒敌，疾快的向后闪退了五步。

青衣人双掌连环，如影随形，不待关中岳身子站稳，攻势又到。

关中岳连连后退，青衣人的掌势却着着逼进，一口气攻出了八掌。这八招一气呵成，虽是分进施袭，但却混如天成，八掌连环，有如一掌。

关中岳避开了八掌，那青衣人似是甚感意外，略一停顿，道：“阁下之名，果不虚传。”

其实，关中岳虽然把八掌避开，但已累的满身是汗，只要那青衣人再能速攻两招，关中岳就要伤在对方的掌势之下。

关中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朋友这八掌连环攻势，倒也有雷霆万钧之势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身子一侧，又攻了上来。

关中岳这次有了准备，那还容他得手，右手一抬，金刀出鞘，一挥手間，划出一圈刀光。

凌厉的刀势，带起了一片冷森的劲风。

青衣人突然收回了向前冲奔之势，停了下来。

显然，他亦被关中岳这凌厉一刀的气势所震慑，不敢再

向前硬闯。

飞轮王宣钊，目睹关中岳的出刀气势，心头亦不禁为之一愕。忖道：这关中岳的金刀之威，果非小可，出手的刀风气势，分明已得刀法大家真传。

青衣人不敢再行托大，一探手由怀中抖出一条黑色的长鞭。

关中岳望了那长鞭一眼，心头突然一震，道：“追魂神鞭……”

青衣人接道：“不错。”一伸手，拉下了脸上的蒙面黑纱，火光下，露出来一张青渗渗的马脸。

飞轮王宣钊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道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你，咱们二十年不见了吧！”

追魂神鞭道：“兄弟也想不到，宣兄竟会淌这次混水，咱们相识近三十年了，宣兄此刻退出，还来得及。”

宣钊摇摇头，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兄弟与关总镖头，已有承诺，大丈夫一言如山，岂能出尔反尔，童兄如若肯念咱们相交三十年的份上，那就请赏给兄弟一个薄面，带人离开此地。”

追魂神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关中岳不过是一个保镖的，不论何人，只要肯出钱，他都得替人卖命，宣兄在江湖上声名卓著，似乎是用不着把得来不易的声誉，孤注一掷。”

宣钊笑道：“兄弟为人行事，一向是言出必践，我不知道来的是你童兄，但我已先行答应了关总镖头，童兄不肯赏脸，那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

追魂神鞭冷冷的说道：“关中岳出你好多的银子？”

宣钊微微一怔，问道：“童兄此言何意？”

追魂神鞭道：“关中岳出好多钱，兄弟愿加上一倍，如是宣兄是为钱，谁出的银子多，你就该帮谁了。”

宣钊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在下小看你童兄，关总镖头的价码，你出不起。”

追魂神鞭道：“也许兄弟出不起，但有人出得，宣兄尽管开价过来。”

宣钊道：“牧羊图上一半宝藏，它能值好多银子，兄弟无法计算，照传言中估计，说它十万两黄金，不算太多吧！”

追魂神鞭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宣兄是架定了这次梁子。”

宣钊道：“如是你童兄这么想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追魂神鞭突然一振手腕，手中的黑色长鞭，带起了一股划空的啸风之声，幻起了一片乌云似鞭影。

飞轮王一松腰间扣把，手中已多了一把五尺六寸的缅甸铁软刀。

软刀一抖，闪起了一片刀花，内家真力由把柄直透刀梢，一把软刀，在飞轮王的手中，有如铁棍一般，笔直而立。横跨一步，拦在关中岳的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童兄，你想知道的，都已经知道了，是退、是战，也该有个决定了。”

追魂神鞭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宣兄是架定了这次梁子。”

宣钊笑道：“那牧羊图的宝藏，有兄弟一半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你童兄不肯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，也只好武功上分个高下了。”

追魂神鞭冷冷说道：“宣兄不但要架梁子，而且还打头阵。”

宣钊道：“这叫笨鸟先飞，打旗的先上，你童兄手中的蛟皮追魂鞭，能够胜了我手中缅甸刀，关总镖头自然会接下一阵。”

追魂神鞭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宣兄你可知今夜里主持这次强取牧羊图的，是谁么？”

宣钊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追魂神鞭童世元，武林中有谁不知，何人不晓？”

童世元道：“你错了，兄弟有多大道行，我心中明白！我虽不惧关中岳，恐怕也无法抢得他手中的牧羊图。”

宣钊说：“这么道来，是另有其人了，但不知那人是谁，能使你童世元服服贴贴的听命行事？”

童世元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能使兄弟我俯首听命的，武林之中，确也不多，兄弟相信，那人能使兄弟唯命是从，你飞轮王大约也得听他的吩咐？”

宣钊冷冷一哼，说道：“兄弟相信还有几根硬骨头……”

只听一声冷森森的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我倒要数数看，你身上，那几根是硬骨头。”

这声音，似是来自很远的地方，但话说完，人已到了五尺以内。

火光之下，只见来了身着黄衫，满头白发的老妪，手中执着一根龙头拐杖，竟是名震江湖的龙婆婆。

龙婆婆左右两侧，随侍着两个三十三四的中年妇人，青衣长辫，手中各执着一支长剑。

这是有名的左右二婢，两人十二三岁时，就随龙婆婆闯荡江湖，双剑之下，不知毁去了多少成名武林的高手，两人一直追随龙婆婆，未曾嫁人，徐娘岁月，仍保着处子之身，梳着两条大辫子。

这龙婆婆在江湖上，似乎手段冷酷，震慑一时，行人做事，常以自己的好恶为主，说起来，是一个介于邪正之间人物。

十五年前，龙婆婆威名正著时，却突然隐息江湖，十五年来，武林中未再传出她的消息，想不到，今夜中竟会陡然地在开封出现。

关中岳和飞轮王宣钊，千思万想，未想到来的竟是龙婆婆，两人都不禁为之一呆。

龙婆婆轻轻一顿手中的龙头拐杖，目注飞轮王宣钊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有一种慑人的威势，宣钊不由自主的向前行了两步，一欠身，道：“龙婆婆有何吩咐？”

这就叫人的名字，树的影儿，飞轮王宣钊虽是一位极自尊傲的人物，但在龙婆婆盛名积威之下，不觉间低头认



输。

龙婆婆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叫飞轮王宣钊。”

宣钊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替我办事的人，都不是硬骨头，是么？”

宣钊道：“在下不知童兄是为婆婆办事！”

龙婆婆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老身修心养性，火气消了很多，你到说说看，你如知晓了他为老身办事，那将如何？”

宣钊在龙婆婆盘诘，追问之下，心中极为难过，但想到这龙婆婆在江湖的毒辣手段，只好说道：“在下如晓他为婆婆办事，决不敢出言讥笑。”

龙婆婆突然间一整神色，道：“现在，你已经知道了，准备如何？”

宣钊心中暗暗忖道：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这般咄咄逼人，未免是太过份了。

心中念转，不觉间激起了斗志，暗中提气戒备，道：“婆婆准备如何发落在下呢？”

龙婆婆道：“老身一向不逼人走入绝境，给你个选择的机会。”

宣钊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龙婆婆道：“你放下手中缅甸刀，带着你的属下离开。”

宣钊怔了一怔道：“还有一条呢？”

龙婆婆冷冷道：“帮老身办事！对付虎威镖局中人！”

宣钊道：“还有第三条路么？”

龙婆婆道：“有！接我十招龙头拐，或是接我左右二婢联手十招快攻。”

宣钊心中暗自盘算，道：接她十招龙头拐，大非易事，接左右二婢联手十招快攻也许可以对付。

主意暗定，缓缓说道：“如若在下接过了左右二婢联手十招，婆婆又准备如何呢？”

龙婆婆脸色冷肃，道：“老身率人离开此地，冲着你飞轮王，三年之内不找虎威镖局的麻烦。”

宣钊道：“好！在下就赌它一下。”

龙婆婆回顾了左右两个中年妇人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出去，这人不知天高地厚，该给他一些苦头吃了，你们只管施展，格杀勿论。”

宣钊暗暗吁一口气，缅甸刀斜斜指出摆出门户。

两个中年妇人，缓缓行了出来，褪下剑鞘，分左右向宣钊逼了过来。

二女举步很慢，也始终未开过口，但脸色严肃，剑身上似是散发着阵阵杀气。

关中岳突然抢前两步，道：“慢着。”

二女逼进之势一缓，停下脚步。

关中岳金刀出鞘，道：“宣兄，这是虎威镖局的事，不能让你宣兄打头一阵，宣兄请退后一步，兄弟先接这一战。”

二女神情肃然，望了关中岳一眼，但却一直没开口。

关中岳金刀平胸，道：“在下关中岳，虎威镖局的总镖头，先领教两位姑娘的高招。”

龙婆婆冷笑一声道：“关中岳，你可是自信强过那飞轮王么？”

关中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左右双剑，二十年前已名动江湖，十余年的潜修苦练，想必早已经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，在下如何是敌手。”

龙婆婆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有自知之明！”

关中岳金刀横胸，道：“婆婆息隐了数十年，今夜中陡然在开封出现，如若是不能把想得的取到手中，只怕是不肯善干罢休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老身十几年未在江湖上走动，火气已消退了很多，只要你肯献上牧羊图，老身不愿多作屠戮。”

关中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婆婆之命，在下应该遵从，不过……”

龙婆婆怒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关中岳道：“婆婆既知牧羊图在我手中，当知此图非我所有？”

龙婆婆怒哼一声，怒道：“不管这幅图是何人所有，现在你身上，最好能拿出来，免得大家翻脸动手！”

关中岳道：“时间太急促，关某人一时之间，实难遽作决定，不知婆婆可否宽限在下几日？”

龙婆婆道：“不可以，老身一向言出法随，从不宽贷。”

关中岳道：“如在下幸能逃避过左右双剑的攻势，婆婆能否放过在下？”

龙婆婆道：“不成，你能避过我左右二婢，还得试试老

婆子手中的龙头拐杖，不然，就得交出牧羊图，但你如因交出牧羊图，受到什么迫害，老身答应你遣人支援。”

那飞轮王宣钊，本来是势气万状，但自龙婆婆现身之后，突然间变的噤若寒蝉。

关中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婆婆，婆婆既不肯为关某留步余地，那是逼在下拚命一途。”

龙婆婆一顿龙头拐，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一个小小的总镖头，也敢对老身如此顶撞，你们还不出手，在等什么？”

左右二婢应声出剑，两道白光，闪电般刺了过来。

关中岳金刀疾出，一式“封侯挂帅”，闪起了一片寒光精芒，挡开了两柄袭来的长剑，人却向后退了两步。

左右二婢一剑未中，第二剑立时攻出，双剑吞吐，幻起了朵朵剑花，顿时把关中岳困入了一片剑光之中。

关中岳半生之中，不知斗过多少强敌高手，但却从未遇到过像二婢这等迅快如风的剑法，关中岳金刀舞出一片护身的刀幕，但在二女双剑着着逼进之中，刀法渐呈应接不暇之势。

左婢长剑突出一招奇学，剑尖颤动起点点银芒，抵隙而入。

关中岳想待回刀封架时，金刀却被右婢的剑势封住。匆忙之间，急急一吸真气，向后退开了两步。

他应变虽快，但仍是慢了一步，长剑划过左臂，衣裂皮绽，鲜血涌出。

关中岳吃了一惊，金刀一摆，人随刀转，翻身避开了

五尺。

但右婢的长剑，如影随形，追踪而至，划向关中岳的后背。

关中岳刚刚足落实地，剑势已到，匆匆之间，向前一伏身子，右手的金刀“腕底翻云”，向上撩去。

闪身出刀，同时动作。

可是右婢长剑，有如雷光石火一般的迅快，擦着背上掠过。

剑尖冷芒，划破了关中岳的衣衫，也划破了关中岳的肌肤，鲜血淋漓而下。

关中岳闯荡江湖二十年，也遇上过几场势均力敌的搏杀，但从未有过像今日这等局面，左右二婢双剑出手，数招之间，使他两度负伤。

飞轮王宣钊，眼看关中岳在左右二婢的长剑合攻之下，两度负伤，心中既是震骇，又是恼怒，忖道：“如若关中岳不幸伤在二婢的剑下，她们决不会放过我了。”

一念及此，一振手中的缅铁长刀，冷冷说道：“左右二婢，向是以二对一，如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，她们就未必能胜我们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人已欺身而上。

关中岳一招“起凤腾蛟”，泛起了一片刀光，封住了左右二婢的剑势。

这一招势道十分凶猛，左右二婢，迫进之势，顿为刀光所阻。

关中岳一刀阻止了二婢的攻势，大声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突然一挥金刀，迎面劈了过来。

这一刀势道看上去，不成章法，但却浑然天成，抽出藏机。

左右二婢眼看那一刀劈来，势道古朴，但也未放心上。

正待挥剑而进，忽然觉得那刀势有如散花盖顶，方圆数尺，尽都在刀光笼罩之下。

左右二婢同时吃了一惊，长剑护身而退。

一退即上，双剑“毒龙出穴”，分由两侧疾袭而来。

两人一样招术，一样的攻势，只是分由左右而到。

两道剑气，有如急波滚浪，合成一股强烈的剑气，势道如箭。

关中岳大喝一声，迎面劈出一刀。

这刀和适才一般，看上去拙拙笨笨，但却有一股凌厉的刀势。

左右二婢感觉到，连人带剑，都在那奇厉的刀势笼罩之下，急急借势变招，以攻为退，长剑护身，翻滚而出。

这两刀古朴浑然的刀招，有如大河高山，给人一种威武威武，大气磅礴的感觉。

身受那刀势压迫者，有此感觉，就是一旁观战的龙婆婆和飞轮王，也瞧出这两刀气势不凡。

左右二婢被关中岳刀势逼的翻滚到一文开外，挺身站起，相顾愕然。

两人双剑合璧，不知斗过多少高人强敌，从未见过像关中岳这种刀法的威势。

二婢呆了一阵，长剑一摆，并肩而上。

龙婆婆突然一顿龙头拐，道：“住手。”

左右二婢，向前奔冲的身子，陡然停住，转身一跃，来人已退到了龙婆婆的身侧。

龙婆婆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关中岳，盛名之下无虚士，阁下那两刀果然是不同凡响。”

关中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夸奖了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瞧，阁下出刀的手法，瞒得别人，瞒不过在下。”

关中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瞧出了什么破绽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阁下出刀的手法，证明你对这套古朴的刀法，并不十分熟悉，如是和老身动手，只怕很少机会施展出手。”

关中岳道：“虎威镖局，和你龙婆婆无怨无仇，在下并无伤人之心，非至性命交关，不愿施展出手。”

龙婆婆道：“你用的两招，叫什么名堂？”

关中岳道：“是一种失传的刀法，老前辈见多识广，想必是早已认出了。”

龙婆婆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就算老身认不出那两招刀法，也不足以危害老身。”

缓缓扬起龙头拐，慢步向关中岳逼了过去。

关中岳早已知晓了龙婆婆武功非同小可，眼看她举拐

逼来，那里还敢大意，暗自吸了一口气，横刀而立，摆出一个拒敌之式。

但见龙婆婆，愈行愈近的身子，原本十分冷傲的脸色，突然间变得十分惊愕，向前迈进的身子，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
原来，以龙婆婆的武功，竟然感觉到关中岳所摆下的刀式，有如一个浑然天成的防守架式，不论从那一方面，似是都无法攻得进去。

关中岳摆下那防守刀式之后，神情也突然间变的严肃起来。

阵阵杀气，由刀上涌现出来。

两人相持了一阵，龙婆婆缓步向后退去，退到一丈开外时，突然厉声喝道：“咱们走！”转身一跃而去。

原来，在两人对峙之时，那龙婆婆很仔细的看过了关中岳摆出的刀式，只觉他刀式怪异之极，不论从那一个角度，都无法攻入他防卫的刀势之中。

龙婆婆是何等见识的人物，看看关中岳摆出的刀势，再想想他攻出的两招古朴刀势，心中突然一动，立时转身而去。

龙婆婆转身一走，左右二婢，和追魂神鞭，紧随着转身奔去。

片刻间，走得一人不剩。

飞轮王似是大感意外，望着龙婆婆的去向，喃喃自语，道：“奇怪啊！奇怪，这龙婆婆，怎么突然退去。”



关中岳却毫无意外的感觉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回到厅中坐吧！”

飞轮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关兄，这是怎么回事了！”

关中岳道：“龙婆婆是一个很机智的人，所以能及时而退。”

飞轮王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关兄似乎是早料定了那龙婆婆，要退走吗？”

关中岳道：“不错，一切都在关某人的预料之下。”

飞轮王把缅甸还鞘中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我们师徒就此别过。”

关中岳收了金刀，笑道：“宣兄何以来去匆匆？”  
宣钊道：“在下惭愧的很，再留此对关兄也没有甚么帮助，关兄身负绝技，深藏不露，实叫兄弟佩服的很，看来，一个人的盛名，决非是侥幸可得的。”

关中岳望望身上的鲜血，笑道：“宣兄，如果兄弟果然是身负绝技，能够轻易的对付了左右二婢，就算我想深藏不露，也不致于让她们刺伤了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宣兄请看看兄弟这臂上的伤势，只要她剑势稍向前送进一寸，兄弟这条小臂，非伤在她们剑下不可了。”

宣钊仔细瞧了关中岳的伤势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这剑伤，不似关兄故意做作。”

关中岳拱了手，道：“宣兄，请入厅中稍坐，关某人还有事情讨教。”